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詹姆逊乌托邦 思想研究

林 慧/著

The Research
on Fredric Jameson's
Utopian Think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

林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林慧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ISBN 978-7-300-08404-6

- I. 詹…
II. 林…
III. ①詹姆逊. F. 一思想评论②乌托邦—研究
IV. B712.7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370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
林慧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0mm×202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5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0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导 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的著述和理论超越了特定的学科界限和国别界限，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在美国批评家中，他是被引用最多的人。有学者曾这样评价他在当今学术界的地位：“詹姆逊激进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已成为今日北美人文知识界的一种潮流，自20世纪60年代，甚至可能自前冷战时期以来，还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享受过此种殊荣。”^①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他是以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身份被人们所熟知的。1985年詹姆逊首次来北京讲学，标志着后现代理论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后的20年中，他也多次来华讲学，其著作和理论一直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最近的一次访问是2004年6月，当时他在北京做了《乌托邦科学和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演讲。伴随着詹姆逊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国内有不少研究他的论文或论著相继问世。可见，詹姆逊的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他与中国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学理上的联系，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毛泽东的画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中国对他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亲和力。正是由于詹姆逊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才使得他的思想几乎成为当代的一种显学。与此同时，围绕着他的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forward.

理论产生的种种争论也纷至沓来。在这样的一种中西理论对话背景中，掌握詹姆逊的理论发展轨迹，正确理解他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詹姆逊的批评生涯始于1961年他的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源起》。这是詹姆逊的第一部著作。它为詹姆逊以后的批评模式和风格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詹姆逊一直致力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和《政治无意识》被另一位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其中，《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詹姆逊建立起了他的文学辩证批评理论，同时也建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体系。在詹姆逊看来，他所致力于建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应该是一种包容所有理论并成为它们终极视域的体系。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口号。历史是不可逾越的视野，是詹姆逊进行一切批评实践的出发点。“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政治化。”^①詹姆逊把文学文本看作对社会矛盾的象征性的解决。在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他提出用三个“同心框架”来进行阐释，它们分别是狭义的政治/历史视域、社会视域、广义的历史视域。这样，他把结构主义推崇的封闭文本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他还注重对文本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批评。对詹姆逊来讲，正确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从内容形式入手，从审美的角度进入，最终同政治和历史相遇。从80年代开始至今，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批评。他借用了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的分期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帝国）资本主义时期和跨国资本主义时期。詹姆逊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这三个时期的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文化，提出了他的文化分期论。他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导逻辑。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些特点包括：深度的消失、历史的消失、零散化、距离的消失等等。詹姆逊反对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简单的道德上的判断。他采取辩证的态度，既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局限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历史意义。对于全球化，詹姆逊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而文化的全球化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美国文化的全球化。他将全球化和后现代问题联系起来，对全球化带来的后果进行思考。此外，詹姆逊对大众文化、电影、第三世界文学等文化现象都有论述。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这可以说是詹姆逊思想发展的轨迹。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他的理论兴趣和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但始终贯穿其中的是他努力建构的新马克思主义。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发挥，它构成了对批评理论中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体系中，总体化是基本方法论原则。历史化是他进行阐释的主要策略。阐释学的核心则是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应该既包括对正统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否定阐释学，又包括对乌托邦进行揭示的肯定阐释学，两者应同时进行。

詹姆逊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话。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那样，詹姆逊认真对待其他批评家的理论，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懂得如何将对立理论中有价值的和富有洞察力的东西归为己用。正是在这一点上，詹姆逊的理论话语可以看做是巴赫金式的对话文本，其中，马克思主义是难以逾越的视界，敌对的或互不相容的话语被给予了局部合法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詹姆逊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后现代，这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另一特色。虽然有人称詹姆逊的思想体系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但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生产方式和经济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虽然当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的实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中仍然适用。他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吸收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语言学、精神分析等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由于此，西方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詹姆逊一方面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即他与西马提倡的一系列理想的、高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超越。但詹姆逊的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的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正如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的那样：“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扬弃为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虽然有助于他去分析新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做却往往牺牲了他的理论的一致性和中肯性。”^①

从60年代开始他的理论批评生涯一直到现在，詹姆逊虽然著作纷繁复杂，涉猎广泛，对各个理论流派兼容并收，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进行思考，但有一条线一直贯穿于理论的始终，这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的乌托邦思想。在对文学、文化文本进行分析时，乌托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从70年代到现在，乌托邦或隐或现，一直出现在他的理论中。尤其是近来，他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更加突现出来，在最近两年期间先后发表了《未来的城市》、《乌托邦的政治》、《未来的考古学》等论文和专著，从乌托邦文本、科幻小说、文化现象等入手阐述他的乌托邦思想。正如詹姆逊自己认为的那样，批评的任务是恢复和重新动员起作为人类集体遗产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具。而乌托邦显然是进行这一任务的主要推动力。正由于此，他提出的“乌托邦的复兴”这一口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当下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历史感的丧失、历史想象的危机是同乌托邦的衰落紧密相连的。对乌托邦的思考的复苏正是解决这一历史危机的解药。如果没有对未来的社会、系统的他者进行乌托邦的构想，那么就很难在今天想象激进的政治计划。但反过来，即使乌托邦成功地得到复兴，我们也未必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立刻勾画出一个全新而有效的实践政治。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是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乌托邦的想象，就无法实施一种新的

^①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美] 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评性的质疑》，张志斌译，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实践政治。因此，他曾不无激情地倡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称作乌托邦的欲望全面代替现代性的主题。”^① 作为一个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是为数不多的仍秉持乌托邦理想的理论家之一，这使得研究他的乌托邦思想更具有时代价值。此外，随着近来詹姆逊思想理论中乌托邦意识的逐渐突出，学界已经开始对此加以关注。而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因此，对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进行总体研究，不仅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思想，而且在学理和现实意义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詹姆逊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虽未提供理想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一个消除异化的社会的欲求，无不体现他的乌托邦理想。詹姆逊对乌托邦的思考不仅仅是针对乌托邦问题本身，而且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以及进步观的反思，是对历史的思考与探索。与传统的那种将乌托邦视为一种封闭性的空想蓝图的观点不同，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强调对现实的介入。在文化文本的层面上，詹姆逊力图通过对文本中的乌托邦欲望和冲动进行分析，来反观现实。由于深受布洛赫等西马思想家的影响，詹姆逊把乌托邦看做是内在于人类生存结构中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生命的力量。而乌托邦的欲望是一种权力意志，是存在本身。西方一些学者曾评价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先验主义，这不无道理。可以说，詹姆逊在布洛赫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虽然詹姆逊继承了以布洛赫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思想的传统，但同时又实现了对它的超越。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核心是人，主要对应于个体心理。在他看来，乌托邦（尚未意识）是人生真正的动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当它和社会现实相联系，就会产生具体的乌托邦，形成对真实未来的想象、预见和认知，发挥它的正常的乌托邦功能，否则只能产生空想。詹姆逊显然继承了这一理论，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将乌托邦从个体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见王逢振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1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意识的集体政治层面，赋予了乌托邦以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如果说，以布洛赫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乌托邦的问题上采取了主体路线，因而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则是对这种倾向的积极纠正，他的乌托邦以政治为核心，将集体的主体性建立在体现客体性的生产方式以及历史的进程之上。正如他所言，任何对未来的想象都需要依据，需要证明其可能条件。对当前的认知需要考虑当前的形势以及我们同历史和未来的关系。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相比，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多了一份对此在的关注和理性的认知。

有学者将詹姆逊的乌托邦欲望看作是对拉康的欲望的改造，这不无道理。在拉康那里，象征界或符号界是无意识形成的阶段。在这里，被压抑的、向往想象界统一的欲望是一种无意识。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由于语言预设了表现客体的不在，语言就表现为一种欲望的力量。詹姆逊将这种欲望政治化为对集体生活的渴望，改造成政治无意识，正是这种政治化使詹姆逊把乌托邦纳入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叙事中。（因为在詹姆逊那里，叙事是一种认识论，是人类思想的基本状况）从这点上说，我认为，被压抑的乌托邦欲望就是政治无意识，它是詹姆逊乌托邦理论的核心。这种政治无意识就是集体无意识，但它不同于神话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而是对未来理想的集体社会关系的渴求，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梦魇”，即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詹姆逊所要作的就是找到这种政治无意识，找到被压抑的以种族、性别、阶级等为代表的边缘话语，建立一种葛兰西式的反霸权的文化政治。所以，在詹姆逊那里，乌托邦是政治的乌托邦，是反对当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同时，作为一种无意识，它又无处不在。按照詹姆逊自己的解释，就是某种个人的或前个人的弗洛伊德的性本能通过一种社会欲望领域得到扩大和完善，并且在社会欲望领域里对理想化的集体关系的渴求。正是基于对乌托邦这种本体论上的理解，使得詹姆逊的乌托邦理论必然带有解构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乌托邦是一个辩证的机制，由乌托邦科学和乌托邦意识形态这两个二元对立项组成。一切乌托邦的文本，包括文学和文化文本，都需要通过

意识形态的冲动来表达。他通过对科幻小说作家勒琴作品的分析指出，乌托邦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乌托邦。我们所能接触的、看到的只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至于乌托邦的科学，就像拉康的真实界一样，永远无法再现。我们只能通过对不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解魅、祛魅，找到其中共有的因素，才能不断地接近它，但只是接近而已，永远无法达到它。乌托邦处于不断的建构和解构中。一旦乌托邦得以实现，又会有新的乌托邦产生。

如果说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乌托邦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那么对詹姆逊来讲，乌托邦更偏向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它是个政治词语，是进行批判思考的主要推动力，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它并不是对未来的政治生活进行想象，而是指向当下的政治。它产生于政治悬置的时刻。意味着彻底改变社会系统的愿望。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包含两个维度，现实与未来。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指向现实的。他认为未来在结构上固存于现在（如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渐渐发展起来）。因而，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能想象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在当前想象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乌托邦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批判工具，它将人们从对现实的满足中解救出来，在精神上对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给予激励。其次才是帮助人们恢复对未来的理想，在历史的总体中定位现在，并想象未来。这也是为什么詹姆逊从未对未来社会进行过明确的说明的原因。他一再强调，乌托邦不是对一种未来政治的渴望，而是对政治回归到当前时刻的渴望，即对当前的现实保持清醒的政治批判，从而帮助人们重新寻找理想。对此在的关注正是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对希望哲学的一种超越。可以说，“詹姆逊的历史理想中，包含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远景。它对现有体制的态度，是承认它的现实性而质疑它的合理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评判下面，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去蔽而致存在之澄明的努力。”^①

①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191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虽然詹姆逊所建立的乌托邦阐释学无法触及现实本身，但它却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指向。认知测绘是进行乌托邦“实践”的方式之一。在文化文本的层面上，认知测绘可以帮助人们在后现代的失落时空里定位，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总体。詹姆逊把认知测绘看作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政治使命。在全球化浪潮袭来的今天，作为生长在美国的知识分子，詹姆逊犀利地指出，全球化并没有人们幻想的那种普遍的解放，它仍然是一种西方的主导叙事。从资本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其势力在今天已延伸到许多此前未曾有过商品化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的势力已延伸到了文化领域，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詹姆逊指出，全球化在当今就是美国化，美国文化所取得的成功不纯粹是文化上的成功，它也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成功。这种文化的入侵比以前的殖民化或帝国主义侵略都更加深入。因此，詹姆逊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设定了一个激进的第三世界作为他者，并将它想象为抵制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飞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民族寓言”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其中包含了第一世界文化的价值观所忽略的内涵。它凝聚了强大的民族集体意识，阻止了全球化的蔓延。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表述的个人利比多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詹姆逊正是通过认知测绘来帮助人们建立对全球化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化空间的认知。在强调总体认知的同时，尊重差异、不连续性、相对自律和不平衡发展。将局部与整体，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激发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和行动。

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所建立的一个维护理想的工程。它破除了“历史终结”的神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詹姆逊是以后现代主义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后现代的思想论坛，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他的乌托邦思想不仅丰富了后现代的理论话语，而且对现实具有批判性的介入，构成了对霸权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在进行批评实践的时候，詹姆逊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进行辩证的批评，这使得他的理论话语没有语言的和学院的象牙塔式的束缚和局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同时，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对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詹姆逊寄乌托邦希望于第三世界，重视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其是中国。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正在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渗透、进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正确的文化策略，要根据自身国情，既要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同时要在和发达国家对话中面向世界。这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尽管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这些遮盖不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的理论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时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①我想，这也可以用作对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评价。他的乌托邦思想正如这样一颗照明弹，给曾经和当下不知不觉地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照亮此在的真实，带来希望的光辉。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转向》，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目 录

第 1 章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概述	1
(一) 乌托邦思想溯源	1
(二) 布洛赫与阿多诺的影响	10
第 2 章 透视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两个维度	21
(一) 总体性与乌托邦	21
(二)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30
第 3 章 詹姆逊文学批评中的乌托邦视野	39
(一) 作为实践过程的乌托邦文本	39
(二) 文学阐释中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	49
第 4 章 詹姆逊文化批评中的乌托邦视野	61
(一) 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乌托邦思想	61
(二) 大众文化与乌托邦	73
(三) 乌托邦的实践——认知测绘	82
第 5 章 从詹姆逊的理论看后现代社会的乌托邦	91
(一) 后现代的二律背反——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91
(二) 赛伯朋克中的异托邦	98
第 6 章 文化政治的诗学：对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思考	105
(一) 政治乌托邦：继承与超越	105
(二) 詹姆逊在后现代社会中建构的马克思主义	113
(三) 乌托邦——通向未来的考古学	123

(四) 结语	129
参考文献	139
后记	145

第 1 章 詹姆逊乌托邦思想概述

(一) 乌托邦思想溯源

乌托邦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这一思想由来已久。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把人类乌托邦思想史的起源推至纪元前 11 世纪的西伯来先知者的宗教思想中。而乌托邦一词的诞生则以 1516 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为标志，这同时也标志着乌托邦文学这种文学种类的诞生。一般认为，莫尔所创造的 utopia 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 outopia，ou 表示否定和没有，因此乌托邦表示空想、非现实的乌有之地。另一方面，它指 eutopia，eu 表示理想、美好等意义，于是乌托邦又被赋予理想、令人弛往的美好之地的含义。长期以来，乌托邦这一概念一直引起人们的非议，认为它是空想、白日梦、不切实际等等。有学者就曾指出乌托邦存在的问题，比如，乌托邦是不真实的，无法实现。由于乌托邦强调集体的统一性，它缺少自由与社会的多样性，是一种集权主义。同时，它还是一种纯粹的逃避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现实的回避。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对乌托邦的一种误解。乌托邦在最初被使用时确实是指对空间的一种静态的蓝图想象。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一直都遵循着静态、统一这种模式。但到了 19 世纪，它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作为历史理论的进步观，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作为历史理论的进步观将乌托邦的概念从空间

转向时间，从某一尚未被发现的理想国转向一个正在等候人类的未来。而自由主义则通过提倡差异、多元化、个人主义等打破了传统乌托邦静态、整体划一的局面。这样，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乌托邦逐渐经历了从空间到时间，从静态到动态的这样一个转变，与此相伴，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乌托邦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空想或幻想，它具有更为丰富的积极而肯定的含义。哈贝马斯在谈到乌托邦与幻想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我以为，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①

那么，究竟什么是乌托邦？如何在学理上给它界定一个清晰的概念？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朗认为，乌托邦主要不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指向的目标。它不是外在的，并不指向一个遥远、有待实现的外部目标，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自由的精神冲动。它是内在的，是一种自我的作用。卡尔·曼海姆将乌托邦看做是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意识形态服务于现存秩序，而乌托邦则致力于改变、打破它。伊格尔顿则认为，可以将乌托邦解释为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中，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将合二为一，社会现实本身将变得充实而圆满。福柯认为，乌托邦就是一种社会医学，一种作用于自我的学科。而美国学者约翰·卡洛斯·罗将乌托邦看作一个知识和政治的视野，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通过批评和抵抗活动得以呈现的理想。他认为，这样的乌托邦与现阶段提倡实行有效的“差异政治”、“多元文化”社会结构和文化交流共同存在。可见，对于乌托邦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众多的对乌托邦所下的定义中，英国学者罗斯·列维塔斯指出，所有乌托邦中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这就是欲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德] 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122、12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望，一种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的欲望。他是这样定义乌托邦的：乌托邦是对更好的存在方式的欲望的表达，这种欲望将来或许可以实现，或许不可以实现。现实的条件产生了这种欲望，但无法实现它。这就是乌托邦坐落的空间。这个定义将乌托邦定位于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我认为，应该从本体论上来理解乌托邦。它是一种内在的意愿，一种本体性的精神冲动，它内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民族中，并且有不同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乌托邦存在。正如著名作家王尔德所说，世界地图如果没有一块乌托邦，就不值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可以说，正是乌托邦的想象才塑造并推动了我们这个世界，而进步则是对乌托邦的一种实现。詹姆逊对乌托邦也有一种本体论上的理解。在《时间的种子》一书中，詹姆逊把乌托邦定义为一种机器。他认为，乌托邦不是选择，而是一种机制，一种希望的机制，它不是先验的，而是内在的。它促进了人类到达自由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他的乌托邦理论的宗旨是乌托邦不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和再现，而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想象乌托邦本身的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乌托邦之所以无法实现是由于社会没有能力去构想它。詹姆逊将乌托邦看做一种导向，一种思考未来的方法，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目标，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乌托邦“向来是一种模糊的理想，它鼓励某些人拼命实现这种不可能的理想，并反复使其他人确信那些人永远不可能一开始便会实现。”^①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是一种必要的，但又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虽然乌托邦本身是不能实现的，但继续想象这样一个事物的可能性，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某种肯定的因素。正因如此，詹姆逊在他整个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中，始终信守着这种乌托邦精神。它是一种期待，一种批判，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一种思考。

虽然从实践上来讲，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但其意义却在于给予人们以精神上的激励。从乌托邦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看到乌托邦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6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